

## 大家都做过“个别人”

□ 李长在

每次乘飞机,总会发现有那么一些人不那么自觉。广播里一遍一遍吆喝,空姐一遍一遍督促提醒: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,请大家系好安全带,收起小桌板,打开遮光板,调直靠背,关闭手机。就有个别人不屑一顾,不配合。有一次乘飞机,就发现我身边一位,看样子也就三十来岁,旁若无人地玩手机。空姐一再提醒,请把手机关上。他很不情愿地把手机装进口袋,空姐一离开,又取出来我行我素玩起来。

飞机上禁用手机,应该是一个常识。手机与地面的联络,产生电磁波,对飞机的导航产生严重干扰,一出事就是机毁人亡的大事故。所以国家航空法明令禁止,违者予以治安处罚。为什么有人明知故犯呢?我想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:一是无知无畏,现在有的人就像长不大的小孩子,老是走不出青春叛逆期,大人越是不让干什么他就越要干什么。飞机上打个手机真有那么危险吗?他认为这都是大人用“狼来了”吓唬小孩的,没那么严重。再一个就是,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,大家一起打开手机,产生巨大的电磁波,对飞机航行当然会有影响。但如果别人的手机都关了,就留下我这一部手机开着,所产生的电磁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就好比汽车尾气污染空气,大家的汽车都停在车库里,我一部车奔驰在宽阔的马路中能产生多少PM2.5?所以有

的人是把自己的安全和全体乘客的安全,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他希望别人都自觉,他就当那个个别人。

一个一个“个别人”加起来,就成了“少数人”。

其实这种个别人不仅在飞机上经常可以看到,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是司空见惯也不为过。行人过马路不能闯红灯,哪个路口没有人昂首挺胸迎着红灯往前走?烟头不要到处乱扔,你看看马路上花丛下墙角里烟头还少吗?也不要光说人家,扪心自问,我们自己何尝没当过“个别人”没干过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呢?

河南作家李佩甫老师有本书叫《生命册》。书的第5页有这么一句话我很欣赏:“所有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,不是自己”。当我们对某些现象大加指责的时候,都是说的别人,当我们自己去干这种事的时候,会自己给自己找个理由,有了理由就会心安理得。大家都心安理得,一些丑陋的现象就屡禁不止习以为常。

我乘飞机都是及时关闭手机的,我听空姐的话。但是对我身边这位哥们儿,我也没有制止他。为什么呢?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职责,不该管的闲事尽量不管。抱我这种想法的人恐怕也不是个别人。所以这种事儿,下次坐飞机还能遇到。

啰嗦这些,最终也就是一声叹息而已!

## 一条河的记忆

□ 董艳芬



关于故乡的一切,都想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
客观地讲,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,工作生活中,不少一起出过差开过会的人,在路上碰到都不认识。典型的健忘+脸盲症。但儿时在老家的时光却总记忆犹新。我至今还能清楚记得家(ga)婆坐在老屋门槛上,怀里抱着我,教我唱儿歌。“小麻雀,上草堆,爹爹打,奶奶煨”、“三岁伢,戴斗笠,到哪里气(去)? 到家婆家气(去)。做某事? 七(吃)糯米粑……”

家婆是安庆方言,就是外婆的意思。我小学之前的那段时光,大部分是在外婆家度过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地区,物质资源普遍匮乏,只有像我外公这样的一家之主才能有资格在早上喝到一碗鸡蛋花(生鸡蛋打入碗中,放糖,用开水冲)、芝麻糊或炖荔枝水。但不管早上外公吃什么,他都会悄悄给我留几口。那个年代,这是最直接的爱。

不仅有外公、外婆的专宠,舅舅、舅妈对我也非常好。大舅结婚5、6年没有生孩子,大人们商量让我给舅舅当女儿,为此,舅舅还给我取了一个非常接地气、乡土感很强、听上去就很宝贝的小名——“龙凤”。以至于现在回到老家,所有人都左一声“龙凤”,右一声“龙凤”的喊我,每每听到,倍感亲切,毕竟“龙凤”这样的名字还是甩“丫蛋”、“大妞”好几条街的。

不过,我没有成功过继给舅舅。6岁那年,表妹出生了。这意味着,我得离开外婆家了。

外婆家的童年时光是最随心、随性的。因此,也就有了舅妈、婶子口中的各种关于我小时候撒泼的段子。比如,打预防针的时候非常不配合,在村卫生室又哭又闹;生气了就在地上打赖,把鞋子踢老远,用婆娘的话讲,你小时候就是一个“洋辣子”(是一种浑身长刺,蛰人奇痛的虫子,爱哭爱闹性子烈的小孩经常会被大人称之)。

差不多7岁时,我正式回到父母身边,开启学习生涯。不过,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去外婆家的热情。小学的学校离外婆家不远,中午放学后,我偶尔去外婆家蹭饭。但学校和外婆家中间隔了一条河。对于我来说,这是一条横住快乐的河,因为在河的那头,总有无尽的欢乐。

于是,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幕,一个小人站在河边“隔空喊人”。我想我的大嗓门一定是在那个时候练就出来的。不一会儿,河那头会出现一个人,或拿着胶靴或扛着梯子走到河边上,接我过河。大多时候,这个人是我外公。如果是夏秋季节,他会直接脱掉鞋袜,卷起裤脚淌河背我。

那时候,外公的臂膀宽阔,步伐稳健,石头上的青苔,从来没有影响到他的发挥,每次都能稳稳地把我背过来。有时候,在外公的背上我会想到语文课本上《小马过河》的故事,猜想水到底深不深;有时候,我会想等下吃完饭,送我过河时外公会偷偷给我塞什么好吃的;有时候,我会哄外公说等他老了,我会像他背我一样背他。可惜,后者我始终没有做到,但外公已永远离我们而去……

再次来到这里,是今年的春节。和舅舅、舅妈打完招呼后,不由自主小跑到河边。天公作美,湛蓝的天空上,白云朵朵飘,往下是一望无际的河场,远远近近的几头水牛啃着水草,细细一看,草地上还不时冒出了紫色、黄色的小野花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亲切。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回忆。

“这里比我去过的任何景点都美。”我深深吸口气,对身后的表妹说。

“等到春暖花开,河场上的草全绿了,不时有白鹭飞过,那才美呢!”表妹搭话说。

她哪里知道,最美的景色早就藏进心里,永远永远……

## 我的年味

□ 方晨

农历新年钟声敲响,那流淌在空气中浓浓的年味达到了顶点。什么是年味? 大家各有感受,但却无法形容。

小时候,我对年味的感觉从村里散发着的葱香味开始的。每进入腊月,临近小年,忽然有一天不知村里哪户人家飘出了葱味,透着油香,顺着味闻去,噢,那是油炸糯米圆的味道。渐渐地,两户、三户,炸糯米圆的人家越来越多,村里的空气中葱香味越来越浓,直到自己家中也炸起了糯米圆子。那天,我们都不愿出门,围着厨房转,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取出存放在橱柜中的油罐,将油倒入锅中,另一边早已备好加葱花、调料的糯米团。一会儿锅中的油开始翻滚,母亲将一个个糯米团放入油中,随着滋滋响声,米团飘起,渐渐变成黄色,由淡到浓,直至金黄,葱香味从灶间飘向堂屋,再飘出窗外,与村庄中已经浓烈的葱花味汇合。此时围在锅台边的兄妹早已垂涎欲滴,迫不及待抢吃起来。当从鼻中感受到的葱香再到变成嘴中真实的口感时,我知道快过大年了。

当我长大走出村庄到了城市,每到过年,我们自己炸起了糯米圆,厨房中飘起的葱花味带来了年味,但更

多的是勾起了儿时的回忆,年味渐渐被浓烈的思乡情绪所替代。我想起过世的父母,母亲不再为我们炸糯米圆子和操劳年夜饭了,也不再听到年夜饭坐在上座的威严父亲关于“长幼有序、与人为善”的家训之类的声音;早已分家立户的兄妹也按照自己的轨迹生活着。我还想念起童年的伙伴,大年初一,结成一帮的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挨家挨户给长辈拜年,到每家门口捡没有燃放的鞭炮,一路屁颠屁颠,打打闹闹,那场景犹如昨天。我还特别眷念家乡那一片片的稻田,一排排泛白的稻茬和那不时飞落觅食的喜鹊。整个大地散发着泥土清香,正是这片令我难以割舍的土地养育了我,那里是我的根。

而今,进入互联网时代,互联网改变着一切。人近在咫尺,心却远在天涯,一切都是那样的近,又却那样的遥远,我心中的年味反倒捉摸不定起来。我似乎感到,年味不只是弥漫在空气中的葱香、鞭炮、对联、大红灯笼,也不仅仅是对乡土、乡情的怀念,年味还承载着传统,中国家庭的团聚、对父母的孝顺、仁义礼数的美德,无一不融入年味中。

年味,也许就是家的味道吧!